

故乡的原风景

王章勇

深秋，脚板刚踏上故乡的原野，我的思绪便随路旁野蛮生长的紫红色芭茅花絮一同起伏纷飞。

夕阳下，漫步澧水畔，观七旬老翁稳坐钓鱼台的悠闲，看年轻村妇浣洗垂钓两不误的执着，听一曲《故乡的原风景》，不禁让我联想到父亲穿着草鞋沿河撒网的原景，浮凸出母亲扬起棒槌敲打在岩板上的洗衣原画面——儿时故乡秋天的风景，一帧帧，一幕幕，向我袭来。

魅力稻草人

秋，贵如金，极绚烂。俗话说“七荞八豌，九油十麦”，秋天，人们种荞麦、豌豆、油菜、小麦的最佳时节到了。

小的时候，每当金灿灿的稻谷、黄豆、玉米归仓时，也正是火一样的红薯、红皮花生、红高粱的收获时节。此时，板栗会脱离母亲怀抱，从高空啪嗒坠下，棉花会纷纷吐露雪白芳华。待荞麦菜麦的种子悉数入土，稻草人便纷纷登场了。

那时，稻草人是庄稼的“守护神”。刚刚从泥土中钻出地面的青苗，满身通透的绿，有着少女皮肤般的柔嫩和娇贵。这是鸟禽的最爱，却又是庄稼人的最愁。晚稻收割不久，新扎的稻草人带着清鲜浓烈的稻香味，最结实。

通常，乡亲们会在靠近村庄的田间或山林地头，树起稻草人。起初，山鸡、鸟雀之类还有所惧怕，常距林深处窥之。良久无妨，便步步逼近。恐遇雷池，彼时，农人又会让稻草人手持鹰隼的标本，杀鸡儆猴，以儆效尤。这样反复几次，庄稼渐渐长大，也就安全了。

谁曾料想，稻草人对鸭群竟然没有震慑。一次，我在看守自家鸭群时，聚精会神于一盘棋，结果鸭们无视稻草人存在，居然群起餐食了整丘油菜苗。当然，鸭们的美餐，是饱受父亲对我皮肉之苦换来的。从那时起，我对稻草人形同虚设的寓意，有了极为深切的实践认知。

但在彼时，稻草人，就是傲然屹立在远山近野的哨兵。千万个稻草人，就是一支无需给养的庄稼护卫军。千军万马，日夜守护，任凭疾风劲雨，我自岿然不动，矗立成一道壮观美丽的原风景。

蛙鸣天地间

残阳如血，时而跳跃在河洲，时而飘移上田坎。河坝上，数十种蝴蝶和蜜蜂，有黄的、白的、花的、灰的，它们扑闪着轻盈的翅膀，围绕一大片紫红色醉鱼草的花蕊药香，展开秋天日落前最后一场花粉抢夺战。它们要趁机储备尽可能多的越冬食粮。

这又让我想起，每当醉鱼草开花，天一擦黑，父亲就会带着我到河边去撒网。而我，打着手电紧随其后，光之所极，处处是蛙的身影。

蛙，在我们老家一律称“蛤蟆”，数青蛤蟆最多。稻子收割前，昆虫会找一些空地透气，于是田埂上、路两边、河堤岸、地界头，都有青蛤蟆跳出来捕食。在手电强光的照射下，它们纹丝不动；虎纹蛤蟆，个头大，常常在河岸边的崖壁蹲着，听闻脚步声，会“咚咚”地跃入水中，不知者还以为是一块石头掉进了河里，冷不丁吓一跳；土蛤蟆，小小，土一样的颜色，一般都藏身包谷地或者洞口；癞蛤蟆，丑陋且多毒液，是蛇的天敌，没有谁敢招惹它，包括人。癞蛤蟆常常会大摇大摆地挡在路中央，大的足足有碗口那么大。秋天的傍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处处都是蛙声一片，声声震天。声音高亢的是虎纹蛤蟆，低沉的是青蛤蟆，尖锐的是土蛤蟆，而癞蛤蟆只有在与蛇的战斗中，才发出“咕咕”的鼓气声——它们都是人类的益友，也受到了人类的保护。

人类与之，彼此相处一直和谐而自然。

情牵白月光

我与故乡血浓于水的复杂情愫，以及充满苦乐童趣的乡土年华，就像一支没有任何污染的民间乐曲，亦或是一束白月光，清香悠远，回味悠长，说不完，也道不尽。

记忆里，在老家旧屋旁，一棵上了年岁的板栗树，任秋风拖拽缠满刺球的枝，就那么一摇晃，穿着绸缎的板栗便毫不回头地擦过枝叶，抖落在枯草丛。于是，寂静的夜空里，传来声声脆响“啪啪”“啪啪”。天刚麻麻亮，月亮还没有完全收起冷辉，我和姐姐便身披蓑衣、脚套半筒靴，在晨风微光里“踩”寻板栗。草丛中的板栗再小，也逃脱不了我们双脚的触感。板栗被踩在脚下，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甚是开心。

月亮，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月光下面的乐趣也最美妙。比如，顺藤摸瓜。在偏僻的瓜地，伙伴们会顺着稻田边，迂回到田间地头，摘几个熟透的西瓜、西红柿和青嫩的黄瓜，只要是能生吃的，都会被我们揽入怀中，用河边清凉的水一洗，张口便吃，清脆而又新鲜。那种快乐，那种享受战果后的开心，真叫人难忘。还比如，月光下捉迷藏，真是别有一番风味。柴草垛、密林间、山沟沟、土坡坡，都是隐身的好地方。藏身者，藏得越深越开心。找寻者，越找不到越着急。有时，藏身者躲在暗处，眼见找他的人一遍一遍在自己眼皮底下来回着急，会忍不住“噗嗤”“噗嗤”地笑出声。这一笑便终结一局。也有实在找不着的时候，找的人便会故意大声喊道：“今天晚上散伙了，回家了，回家了！”等到你自动出来后，又会宣布进行下一回合。

印象火灰军

火灰，顾名思义，物体取火燃烧后的余烬。儿时的记忆里，最上乘的火灰，要数火坑和灶台生火产生的灰。这种灰，一是细，好搅拌，撒得开；二是轻，易运输，不费劲；三是肥，效果好，收成佳。刚刚包产到户时，乡亲们种田积极性高，仅靠家里生火产灰太少，难以满足种田所需。于是秋天烧火灰，便自成乡间一景。

静静的澧水河，在秋风中波光粼粼，万物经夏的炙烤，干枯了许多，田坎上的丝茅草，河提边的柳辣子，点把火就能起来。日当西晒时，人们纷纷出门。以家为单位，肩背大锄头，头戴麦草帽，身披白汗巾，拎一壶温茶，走向河岸或荒坡，就像一支出征的火灰军，场面蔚为壮观。

磨得飞快的锄头，从长满杂草的地面上划过，发现清脆的“呲呲呲”声。像剃头似的，锄头所到之处，眼前的高矮杂草应声落地。随之落下的，还有农人的滴滴汗水。锄好的杂草，先晒上几天，待收干水分后，将干草枯枝放在底层作火引子，然后，一层禾一层土，垒成垛，最上层的土一般要盖得稍厚一些，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土层与禾草的充分燃烧。于是，数以吨计的自制火灰就大功告成了，来年春天便派上用场。

凡沙石重的酸性土壤，无论水田旱地，火灰都是最好的碱性肥料，起中和作用。用它肥田，红薯坚实鲜嫩个儿大，稻子颗粒饱满沉甸甸，农作物虫螟少。火灰还有一种妙用，防虫螨啃食嫩菜苗，尤其是丝瓜、南瓜苗。早春，我会跟在母亲身后，帮忙将细灰撒在嫩苗上，以防虫害。

如今，随着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火灰早已过时，农村种田，都用上了复合肥。烧火灰既污染空气影响生态，又有极大野外失火的安全风险，早已被人们摈弃。烧火灰，成了故乡历史上的原风景。

黄侃的读书方法

江舟

黄侃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拜章太炎为师，受小学、经学教育，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一生勤于读书，但留下的著作却很少，他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他的众多学生被国内学术界称为“黄门侍郎”，可见黄侃的影响之大。

黄侃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在书上随手圈点。他留下的许多书籍，都不止圈点一遍。据统计，黄侃曾圈点《文选》数十遍，圈点《汉书》《新唐书》等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对于中医中药的书籍，虽然不是黄侃的专业，他也总是正襟危坐地去点读。每次读书前，他总是在书前记下启卷时间，读完后，再记下时间。黄侃读书，读完一本是一本，他

把读书时只是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的人称作“杀书头”，他生平最恨人读“杀书头”，说这种随便翻翻的读书人，一生都不会读好书。

黄侃曾说：“书是给人读的，尽管在上面批写，不要把它奉为天神似的。学生武酉山看过黄侃批读都懿行的《尔雅义疏》，每篇书页上面批注几乎都写得满满的，黄侃认为郭氏不对的地方，便给他一条‘红叉叉’。日本人吉川幸次郎拜访黄侃时，看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孙治让的《周礼正义》，是常见的活字铅印本，字体很小，不方便阅读，但黄侃对全书都施以朱笔句读，且在空处画出许多红色的圈和叉，红圈代表同意孙治让的观点，红叉则表示不同意，可见黄侃读书的细致与认真。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侃问陆宗达：“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宗达不知老师此问何意，就胡

乱说一通。黄侃听了摇头不答。最后，陆宗达问老师到底是什么时候，黄侃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篇，还剩未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黄侃读书的专注，让学生陆宗达终身铭记于心。

黄侃读书主张精读，他曾说：“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一次，学生武酉山问黄侃一句典故，黄侃说典故出自于《汉书》，说完便背诵出一大段，武酉山惊讶地问：“《汉书》你如何会背得呢？”黄侃说：“《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黄侃记忆力惊人，《文选》中不论长篇短篇，一写就是满黑板，从不用翻书；《说文》《水经》《新唐书》等部众六十多部，黄侃可以按次序写出来；《文心雕龙》每篇文章他都可以背诵。吉川幸次郎对于《经典释文》的《穀梁传》中几处疑问，一直没有弄明白，初到北京，他也问过几位学者，但都没有得到清楚、满意的答

复。后他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问题，黄侃立刻回答：“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当时黄侃并没有翻看任何书籍，就立即能做出判断，让吉川幸次郎钦佩不已。一位叫戴明扬的学生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请教多人，不得其解。后来陆宗达让他去请教黄侃，黄侃立即找出证据，说“交赊”是六朝语，意为“远近”。戴明扬被黄侃学术根基所慑服。世人都认为黄侃记忆力绝佳，实际上黄侃读书勤奋的结果，他每月必用篆文抄写温习十经一遍。

黄侃的一生，狂放不羁，多有瑕疵。但是黄侃的学问，却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侃门下的许多学生都以黄侃为榜样，专精于学术，很多人都成为了学术界的佼佼者。黄侃去世较早，但是他专精的读书态度和高深学术素养，却始终值得读书人学习和景仰。



曙光 孔祥秋 摄

我家有个小石磨

魏咏柏

我家有一个小石磨。说它小，因为它的磨子直径只有30公分，高只有15公分。小石磨是奶奶传下来的，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

小石磨很随意地摆放在厨房的角落里，底座的木托已换过两三次了，握手的木柄上缠着布条，以防转动时打滑。

父亲曾对我说，当年他们住在乡下，有一回奶奶拎着一篮子鸡蛋去赶集，她什么都没买，唯独相中了路边小摊上的一个小石磨。奶奶爱不释手地抚摸着石磨，还轻轻转动了几下，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奶奶果断地从篮子里掏出15个鸡蛋，换回了那个小石磨。当天晚上饭桌上，就有一大碗奶奶用小石磨磨的合渣，里面掺了北瓜叶和韭菜，还撒了点点香油，香喷喷的。这碗合渣，让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毫无疑问，在艰苦岁月里，小石磨成了奶奶的宝贝疙瘩。家里子女多，粮食少，家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肚子填饱，所以奶奶时不时地转动小石磨，磨出能当饭而且不缺营养的合渣。父亲还告诉我，每次家里磨了合渣，奶奶都会给左邻右舍送过去，特别是村头孤寡老人杨大娘家。父亲问奶奶为什么这么做，奶奶说：“大家都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举家进了城。生活刚刚好过一点，父亲就将奶奶接到城里，接她来的目的是

想让她享享福。但是奶奶忙惯了，做饭洗衣服样样都干，父亲说了她好几回，她总说人清闲不得，一清闲就浑身不舒服不自在。父亲只得作罢。没多久，奶奶捎信叫幺叔将小石磨带进城。她隔三差五地给我们做东西吃，如芝麻糊、绿豆沙等等。那时我正上小学，通过仔细观察，我把奶奶磨豆浆的过程写进了作文里，还得到老师的表扬呢！

奶奶磨豆浆的动作好看又麻利，她洗黄豆、清洗石磨，都是不疾不徐的样子。奶奶走过泡黄豆的盆边，顺手捞起一把黄豆，一闻一捏一放，动作有条不紊，一气呵成，都像经过严格训练似的。让人好奇的是，奶奶右手转磨，左手用勺均匀地添加黄豆，动作协调得令人惊叹。好干练，好自然，好好看！

每当奶奶磨豆浆，我就非常老实，常在一旁看得发呆。奶奶右手转磨子，左手翘起手指头，飞快地点一下我的额头说：“傻小子，等会儿就有豆浆喝了哦！我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豆香，不好意思地傻笑着。其实奶奶不知道，我不想吃豆浆，还喜欢看她磨豆浆呢！”

豆浆终于磨好了，我捧着小瓷碗，喝着满口溢香的豆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奶奶跟在乡下时一样，每次家里磨了什么东西，总是迈着她那“三寸金莲”，双手端着给邻居们送去，嘴里说着：“不是什么好东西，给你尝一

尝。奶奶回乡下多年了，邻居们还经常念叨她的情义。

奶奶去世后，这个小石磨就留在了我家。因为忙于工作，父亲很少使用它。直到退休后，他慢慢迷上了烹饪，才想起家里还有一个小石磨，于是从杂物间把它翻出来。

经过擦拭、清洗、整修，小石磨被重新派上了用场。

从那以后，每次周末回家，我们都能品尝到父亲用小石磨磨出的香甜可口的芝麻糊、绿豆沙、豆浆，当然还有既下饭又有营养的合渣。而每每磨出东西后，父亲也必定会送一些给邻居们尝尝。

奶奶传下来的小石磨，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美好。如今，年迈的父母已经回老家养老去了，小石磨理成章地传到了我手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家里添置了豆浆机、破壁机等家用电器，想吃什么十分方便。但我还是习惯用小石磨磨点东西。我觉得小石磨磨的东西能给人一种温度和亲切感，尤其是从小石磨身上，从奶奶勤劳朴实的身影里，从父亲的言行举止上，从不曾停歇的血脉流淌中，我体会到了家风传承的力量。

记得有一回，我给隔壁的李姨送合渣回来，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是家风？”我思考了一下后答道：“家风是对彼此、对他人、对社会的一份质朴而纯真的爱；家风它不言不语，默默指引着子子孙孙，告诉他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无愧于心、温暖利他的人。”

走进秋实（组诗）

黄官品

河岸的杨树

一棵棵从河里爬上岸的杨树
光秃秃的如释重负地挺直身子
在奔跑的途中，松口气
一只只伸长的手，伸进天空的蓝
攥紧阳光
随着河岸，跑过秋天的原野
牵着北风，吆喝着冬天的一场场冰雪
去赶下一趟轰然而至
抵达春天的列车

秋色

卸妆，素面朝天，露出真容
穗穗一粒粒老旧的款式和颜色
一张瓜熟蒂落的脸
天空远远站着让出道来
遍野低头涌进心底的秋色
被一把磨亮的镰刀，顺手别在腰杆上
金黄色的旨意，折叠出粮仓的轮廓
连接蠕动图解意会的舌尖
空袭了天下一大片生长谷物的良田

红高粱

把天空拉到低处说话
你的喘息，拴住长满野草的河滩
暮色涂歪的村庄，石头墙，缄默不言
落日，被压在倒伏的草丛中
被压住的，还有懵懵懂懂滚下河的黄昏
黑了的远处，传来一只狗的狂吠声
天梯似的搭在夜空，去偷一盏星星的灯
蝶的梦境，放在哪间阁楼的窗台
转身遇见下楼来的月亮，娶亲的马车
留下，一路摇响的铜铃
一望无边的高粱红被割倒，梦被剪碎
高粱叶片的刀，横飞的日子
高粱红留下的伤口，囚禁一个人
你许诺的后世
看得见摸得着我修行的骨头，不会被别的狗扛走

柿树

立春后渐渐在枝桠间醒来
睁开毛茸茸的眼
兴高采烈迎着纷飞的春雨
伸出一只只欢呼的小手
在电闪雷鸣的惊惧中
在狂风暴雨的冲刷中
光秃秃的柿树背着一个孩子
走在秋高气爽的原野上
天空投来一片片金黄的视线
低垂下来的风景
在一阵阵莫名的秋风秋雨中
站在枝头陈述飘落的字义

回家的落叶

铺天盖地金黄色的
哐啷哐啷一张张铁皮的响声
从你身上掉落下来
一阵阵树梢斜插下来的秋风
拽住你的衣袖
起起落落，翻滚滚动着大地
曾经的绿树红花和甜瓜香果
清点在心底
急着回老家报喜的样子